

驚 險 奇 航 記

民航滄桑史外一章

● 李能宏

千鈞一髮喜逢貴人

記航奇險驚

自從拙作民航滄桑史，於八十四年五月起在中外雜誌三三九—三四二期刊載以來，各界反應頗為熱烈，蒙中外雜誌發行人王成聖教授，叮囑筆者再寫續篇，經筆者半年多的努力，又蒐集了一些資料，最近完成了民族滄桑史續篇，除小部份有資料參考外，多半都是憑記憶所及，錯誤之處難免，尚請讀者不吝指正。民航隊成立於一九四六年十月，當時協助政府運送救濟物資至全國各地，厥功甚偉，曾獲政府獎勵，一九四七年戰局逆轉，東北撤退，一九四八年底北平局部和談，免於戰火，天津則陷於孤軍難撐的局面，塘沽之役，國軍損失慘重，殘餘部隊由海路撤出，下面是已故立法委員成舍我，在天津搭乘民航隊包機，逃離天津的驚險故事。

成舍我，湖南湘鄉人，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生，曾任北京大學教授，國民參政會參政員，私立北平新聞專科學校創辦人兼校長，北平世界日報、晚報、重慶世界日報、南京民生報、上海立報、香港日報等報社的創辦人兼社長，制憲後，被選為行憲首屆立法委員，一生致力於辦報與培育新聞人材。來台後，私立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在台北復校，現升格世界新聞傳播學院，將昔日在上海的立報復刊，世新學院培養出許多優秀學生，對中國新聞及傳播事業貢獻很大。成舍我為我國名報人，成名很早，在大陸時，為了報社業務經常奔波於京、滬、平、津各大都市。一九四八年底，北平局部和談，天津危急，當時成舍我滯留天津，急於返滬。十二月十六日，自己從電話簿上抄了許多航空公司、輪船公司及旅行社的名字，按照地址，挨家訪問，訪向結果，發現平津，津浦鐵路平早已不通，大沽口附近，已發現共軍斥候（軍語）活動，原來停泊在紫竹林一帶的商船，十五日已陸續開走，此時的港口，僅停泊有數艘軍艦，商船已絕跡，至於航空部份，中國、中央、民航隊三家辦事處，均已宣佈結束。彼時若想離開天津，非找軍機、軍艦不可。成

舍我在天津軍方朋友不多，只有自己辦法，所幸天無絕人之路，喜逢貴人。十七日下午，成舍我走進利順德飯店內的來福旅行社去碰碰運氣。該社職員告訴他，這家旅行社在一星期前，向民航隊定了一架由天津直飛上海的包機。不料，平津間戰事突起，包機未能及時到達，今晨忽接上海民航隊電報，包機明（十八）日上午八點到達天津，其中有一位已定位的旅客，人陷在北平，無法回津，此刻正多出一張票，當時就決定這張票讓給成舍我。成舍我喜出望外地趕回旅館，打電話告訴北平報社同仁和家人。

福無雙至禍不單行

十八日凌晨四時，天津市民忽然聽到一陣砲聲，玻璃窗都被震得作響，市民在睡夢中被砲聲驚醒，原來共軍已調動部隊圍攻天津，馬路上時常戒嚴，拂曉時，砲聲停止，交通恢復，包機的二十七位旅客按預定時間到齊，共乘一部敞蓬大卡車直駛張莊機場。車行一個多小時，經過一道駐軍的關卡，

卡車被防守部隊攔阻，禁止前進。旅行社職員出示昨天請得准許通行的證件，防守部隊宣稱，此證件已無效，經再三要求，仍不允放行，乘客中，有一位東北撤退出來的軍官，自稱認識警備司令陳長捷，自告奮勇往見陳司令，於是大家都下了卡車，站在路旁等候，那位軍官單人去司令部見陳長捷，半小時以後，陳司令派人陪著那位軍官乘客回來，向防守部隊下達放行的命令。到達機場時，已下午三點了。此時機場設備已經撤退，防守部隊在機場週圍佈防，場內僅有小工數人，原來民航隊包機已於上午八時準時到達，久候無人，正欲返航，幸好乘客及時趕到，才沒拋下二十七位心急如焚的乘客。包機是一架C47型飛機，飛機編號801，飛機容量很小，且相當破舊，有一扇窗沒裝玻璃，係用木板釘住。飛機在一條設備破壞的跑道上滑行，跑到盡頭，忽然轟的一聲，機身震動並向右傾斜，兩位美籍技師，馬上將馬達關閉，打開機門，從機上跳下，很懊喪地說：「飛機輪胎有一隻炸了，只有打電報到上海，派專機送輪胎來，別無他法」，這一宣佈，使大家所有希望完全破滅，儼如墮入萬丈深淵，惶恐與焦急之情不可言狀。天公也不作美，西北風吹得特別大，雖穿著冬衣，但仍凍得揮身發抖，耳朵和手指好像都凍僵了。機師安慰乘客，表示再忍耐四小時，專機趕到送來輪胎即可起飛，可是在當時的惡劣狀況下，四小時比四天還長，大家正在絕

望的時刻，忽然又響起了炮聲，時斷時續，遠處又發現幾處火光，乘客中那位東北軍官，軍事常識很豐富，他連聲嚷著，共軍好像向機場發動攻擊，據他推測，離機場還有一段距離，幾堆火光，可能是國軍破壞建築物，以免陷於敵手，他警告大家，萬一和倉庫，以免陷於敵手，他警告大家，萬一炮聲更近，只好跑出機場緊急疏散，千萬不可坐在飛機上，起先機師勸乘客上飛機避寒，目前每個人的冷、飢、渴都被這陣炮聲打得煙消霧散，大家急忙爬下飛機，幾位女性乘客，嚇得號啕痛哭，依照機場附近形勢，大家都意識到，國軍似已有計劃放棄機場，只要共軍進攻，數小時就可以到達，寒天黑夜，人地生疏，四顧蒼茫，有何處可以逃避？

### 機從天降救星乍現

正在危急萬分，感到絕望之時，忽然聽到天空有飛機嗡嗡的聲音，大家一齊舉頭向天空望去，果然一架飛機飛臨機場上空，飛機師指揮機上報務員，似乎在和來機通電商量問題，飛機場空空如也，沒有指揮塔，沒有燈火，801飛機，把所有燈光全部打開，五十公尺內，照得特別明亮，機上無線電，代替了指揮塔台，來的這架飛機，幾度低飛盤旋以後，居然安全降落了，只是降落地點

，在另外一條跑道上，我們801的飛機師加芬航格（CAPT. KAFFENBERGER）趕緊跑過去和那架飛機師商議，過了十分鐘，跑

回來向乘客宣佈：今天上海無飛機可派，不能送輪胎來，這是一架從蘭州、西安沿途裝運器材向上海撤退的C46型機，恰巧經過天津，接到公司通知，特冒險著陸搶救乘客，C46型比乘客原坐的C47型大，現在只好將機上所載公司器材（不幸器材中並無輪胎），拋棄一部份，騰去噸位讓乘客坐，但乘客行李，則必須完全犧牲，絲毫不准攜帶，以免超量過重發生危險。乘客們依照飛機師所說，空著雙手，毫不考慮地走向飛機停靠的地方：怎奈飛機場多半被破壞的東一個坑、西一個洞，夜色蒼茫，難於辨認，一位攜帶兩個小孩的中年女客，偶一疏忽，全體跌入泥坑，經大家合力將她們扶起，飛機等乘客上完，立刻開動馬達準備起飛，不料馬達吼叫了很久，還沒離開原地，原來這架C46型飛機，兩個引擎中，忽然有一個失靈，飛機師韋費爾（CAPT. W.J. Win Gfield）在滴水成冰的嚴寒下，竟急得滿頭大汗，在那裡緊急修理。忽然一陣砲聲，比以前更響亮，這等於告訴大家，共軍進攻，更見迫近。大家也不知引擎是否修好，只見飛機師韋費爾跳上機頭，不顧一切，將飛機滑出跑道，急向南方騰空飛去。

這一架C46型機，雖然比原來的包機C47型801號稍大，但除了轉搭的二十七位乘客以外，機上還先坐有民航隊由蘭州、西安押送器材撤退的職員十多人，再加上若干比較貴重不便張桂莊機場拋棄的飛機零件和

其他用品，載重量顯已超過，雖然無法確切知道壞的引擎是否修好，但細聽聲音，兩邊引擎的聲音，吼聲不一樣，有一邊吼得特別吃力。機上燈光全部熄滅。誰也看不見誰的面孔，不過每個人的內心都充分瞭解，此時雖逃離了天津機場，至於究竟能否靠這架危險萬狀的飛機，逃脫死神，安全到達上海。則仍是一個重大的未知數，所幸飛行了兩小時以後，並無事故發生，大家都勞累驚恐了一天，緊張過度的情緒，此時已稍微鬆弛，有人昏然入睡，飛機六時三十五分由天津起飛，晚上十一時後抵達淞滬上空，當晚上海濃霧蔽天，飛機在上空又盤旋許久，方才降落，大家看到地面燈火輝煌，並認出下面即是虹橋機場，大家高聲歡呼，共慶生還。剛下了飛機的人羣中，傳出一陣哭聲，成舍我定神細看，那位邊走邊哭，哽咽不止的，就是在天津換飛機時，帶兩個小孩跌入泥坑的中年婦人，據她告訴大家說：她這次南來，將天津全部家產，變成細軟，裝在兩個行李箱內，因為換飛機，不但行李箱未能提出，連一個留在原機座位上的手提包，也未能帶走，她是廣東人，準備回廣東去，上海舉目無親，最初逃命要緊，金錢財物，置之度外，現在命是活了，但手無分文，自己又帶著孩子，到那裡去，無錢坐車、住旅館、吃飯，她痛心全部財產，傾刻間化為烏有，連今晚的食宿都無法解決。忍不住放聲大哭，由於她這一哭，大家都猛然想起，丟失在張桂

莊飛機上的行李。對自己都很重要，也跟著那婦人一樣地焦急起來。

這時一位民航隊的職員來到現場，向乘客們詢問，是否是801飛機的乘客。因飛機輪胎爆炸而轉搭這架C46型機？在聽到大家說明後，這位職員，笑著向大家道賀說：「你們不必著急，那架801號飛機，比你們先一小時到達上海；現停在龍華機場；所有留在機上的行李，已全部運來，明早九時，可來此處提領行李，保證各位絕無損失。原來那架輪胎爆炸的801號飛機，因乘客都已換機飛走，機上客人騰清，不再有喪失人命的危險，飛機師爲了保全這架飛機，不讓牠落入共軍之手，就不顧一切，憑一隻輪胎，冒險起飛，居然毫無向題，安全飛出，因該飛機引擎本屬完好。而重量減輕，速度比那架C46型快，所以比滿載的飛機早到一小時，大家聽了這意外的喜訊，知道每人不僅保全了生命，還有了行李，那位女乘客更破涕爲笑，同機的一位廣東女乘客，願意雇車送她到一家旅館，本來極嚴重的問題，立刻解決了。

成舍我在虹橋機場，用二百元金元券雇了一輛出租汽車，直駛南京路一家旅社，安頓甫畢，牆上的鐘正敲十二點，他舒服地洗完澡，吃完飯，拉開窗簾，望著窗外，欣賞上海夜景，此時影院，戲院末場已散，一股股人流從馬路上不斷地衝過。全市霓虹燈，仍和平常一樣，燦爛奪目，許多舞場，奏著

輕鬆樂調舞客正在愉快地跳舞，成舍我睡在席夢思床上，想起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這一天，要算是他四十年記者生活中，最富戲劇化的一天。

### 感謝幾位美國公民

數年後，成舍我偶然遇到一位曾在民航隊工作的職員，和他談起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那一段驚險的故事，他說：當時他正在上海，大家對這兩架飛機從天津冒險飛出，安全抵達，都詫異地認爲真是驚人奇蹟，因爲機場被破壞後，沒有指揮塔，沒有氣象報告，更沒有夜航設備，在共軍炮火威脅下，一架爆了一個輪胎，一架壞了一個引擎的飛機，居然都能黑夜起飛，人機均安，毫無損失，尤其那架C46型機，載重過量，到上海時又碰上漫天大霧，如果再遲十分鐘不降落，油也完了，凡此種種，可算集驚險之大成，大家每一提起，總說只有感謝上帝，成舍我不以爲然地說：當我們危急存亡間不容髮之時，我並沒有看見上帝曾給我們任何援助，我所見的，只是那些由參加飛虎隊作戰，而轉變爲民航隊駕駛員的幾位美國人，他們已爲這二十七位乘客流汗，幾乎流血，如果提到感謝，我只有感謝這幾位美國公民，對公眾負責盡職的偉大服務精神。

事過四十八年，成舍我已不在人世。而這段驚險萬分烽火中的插曲，卻令人有無限感觸。